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WORLD CLASSICS

洛丽塔

〔美〕纳博科夫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洛丽塔

[美] 纳博科夫 著
李红兰 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一)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京东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1/32 850×1168毫米 印张:1818.5 字数:40716千字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7-5312-1345-1/I·312

定价:9800.00元(全150卷)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内容梗概】

《洛丽塔》是以主人公杭伯特的回忆录形式写成的。他回忆了自己是如何狂热地爱上一个年仅 12 岁的名叫洛丽塔的小姑娘，并与她发生了性关系，而这种关系是触犯法律的。杭伯特的性偏好被世人认为是变态的，但他对洛丽塔的爱却不失真诚。在他的狱中回忆录里，杭伯特努力替自己的行为辩解。他于 1910 年出生于巴黎一个富有的家庭，少年时有一个叫阿娜贝尔的小情人。他俩的爱情虽然幼稚却非常热烈，但阿娜贝尔却在随家出外旅行时突然死于斑疹伤寒。打那以后，杭伯特就一直以 10 来岁的少女为自己真正的恋爱对象。他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还因精神问题进过几次精神病院。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博学的学者。

杭伯特后来移居美国，到新英格兰游历，为了租一间房子住下来读书，来到洛丽塔的家。他原先对房子并不满意，但一见到美丽的小姑娘洛丽塔就决定住下了。洛丽塔守寡的母亲夏洛特·赫兹爱上了他，因为他长得高大英俊，很有欧洲男子的成熟风度。虽然他并不爱夏洛特，但为了能亲近她女儿，他还是与她结了婚。洛丽塔也很喜欢他，因为他正好跟她当时十分崇拜的一个男影星长得十分相像，母女俩甚至为他争风吃醋。



洛丽塔

杭伯特勉强维系着与夏洛特的婚姻，但把他对洛丽塔的爱恋记录在日记本里面。夏洛特偷读了日记，得知了他的秘密，在怒气冲天地走出家门，去寄信给住在夏令营里的洛丽塔的路上，被汽车压死。

杭伯特去夏令营接还不知母亲已死的洛丽塔。半路上他们住进了一家旅馆。杭伯特以为洛丽塔会反抗他的性企图，想用安眠药使洛丽塔睡得不省人事，没料到药不起作用。洛丽塔早晨醒来后，相当主动地勾引杭伯特，与他发生了性关系。实际上，在这以前洛丽塔已有了经验。她在夏令营时，已与一男孩偷尝了禁果。

杭伯特告诉了洛丽塔母亲的死讯。她无处可去，只能与杭伯特在一起。杭伯特知道他与12岁的洛丽塔的性关系是触犯法律的，为了不露痕迹，便带着她周游全国。他们旅行了一年，行程二万七千多英里。最后，他们在美国东部一座小城里定居下来，洛丽塔继续入学念书。

洛丽塔虽然美丽可爱，但却是个浅薄的小姑娘。她喜欢看电影、嚼口香糖、穿漂亮衣服、读流行杂志，只要杭伯特能不断满足她这方面的要求，她便很乐意维持与杭伯特的关系。但杭伯特却不能容忍她与学校里的同学来往，也反对她参加学校里的话剧排练。洛丽塔在排练中搭识了剧作家基尔蒂，渐渐对杭伯特对她的约束产生了反感。

在绝望之中，杭伯特带着她进行了第二次旅行，就在这次旅行中洛丽塔突然不辞而别。经过一段时间漫无目的寻找之后，杭伯特与一个离了婚、嗜酒成癖的女人里塔同居。他并不爱她，但他从里塔身上得到了同情与安慰，使自己不致于精神崩溃。



几年后，已与机械工结了婚的洛丽塔因经济困难，写信给杭伯特要求资助。杭伯特根据这一线索找到了她。这时洛丽塔已怀孕并即将生产。杭伯特从她嘴里得知了她当年离开他的原委，以及基尔蒂企图迫使她拍黄色电影，她因而逃走的经过。他想让洛丽塔和他一起走，但洛丽塔拒绝了。他给了洛丽塔4000美元，然后驱车去纽约，作好了杀死基尔蒂的准备。

杭伯特与洛丽塔的关系虽然为世人所不容，但他对洛丽塔的爱情是真诚的、理想化的爱情，而基尔蒂对洛丽塔的勾引却完全出于自私的目的，只不过是满足他自己变态的性欲。

在纽约一幢城堡式的房屋里，杭伯特找到了基尔蒂。在像猫玩弄捉到手的老鼠一样捉弄了他一番后，杭伯特冷静地朝他开了数枪，将他打死。

因完成了复仇心愿而感到一身轻的杭伯特离开了基尔蒂的家，驾车在马路上逆向行驶，有意吸引警察的注意，把自己抓住。在对他的庭审开始前几天，杭伯特患冠状动脉血栓症死于狱中，洛丽塔也因难产死于医院。

【作者介绍】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1899 - 1977），出生于俄国贵族家庭，父亲是著名的自由派政治家。他从小受到良好教育，能熟练运用好几种欧洲语言。十月革命后，他与全家逃离俄国，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俄国和法国文学。1922至1940年间，他先后住在柏林、巴黎。当时在柏林与巴黎两地生活着大量俄国流亡者，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很少与当地居民来往。生活在这种封闭小圈子里的纳博科夫以西林作



洛丽塔

笔名，用俄语写作了不少诗歌、剧本、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其中包括后来被他自己译成英语的小说《黑暗中的笑声》、《斩首的邀请》等等。这些作品在俄国流亡者中间广为流传，却很少受到当地人的注意。1940年，纳博科夫来到美国，以后又加入美国籍。1948至1958年间他在康奈尔大学教授文学课程，他的授课笔记后来被整理出版。在这期间他还用英语写作了《洛丽塔》、《普宁》与《黯淡的火》等著名小说，并把他早期用俄语写作的一些作品译成英文。《洛丽塔》是他最著名的小说，此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也使他出了名并获得了丰厚的版税。现在，《洛丽塔》在美国是一本尽人皆知的书，大多数人是把它当作一本“黄书”来读的。但文学评论家们对这本书的评价却很高。这本书典型地体现了纳博科夫的文学风格。结构复杂、文字华赡，充满了文字游戏、文学典故。1961年他又移居瑞士，在那里一直住到去世。在瑞士他还创作了数部小说，并把《洛丽塔》译成俄文，以使俄国人以后也能读到它。纳博科夫漂泊不定的一生共创作了17部长篇小说，还出版了4部短篇小说集、数部诗集和一部自传。虽然他被归为美国作家，但由于他的身世和所受的文化熏陶，他的作品实际上更接近欧洲的文学传统。他的作品风格非常独特，形式错综复杂，内容扑朔迷离。批评家们有的把他归入后现代派，有的称他为象征主义作家，也有的认为他是讽喻家，还有人叫他颓废派、超现实主义作家等等不一而足。由此也可见他的作品之复杂纷繁，但不管怎么说，他作为世界级作家和杰出英语作家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遭禁经过】

纳博科夫于 1954 年完成他的小说《洛丽塔》，但在美国却找不到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此书。1955 年它由奥林匹亚出版社在巴黎首版。当时美国海关允许此书进入美国，但英国海关却禁止它进口到英国。英国大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对《洛丽塔》大加赞赏，英国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1956 年，它在法国巴黎遭禁，理由是它有淫秽内容。与此同时，美国海关却宣布此书在海关可以畅行无阻。于是就发生了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洛丽塔》不能从法国合法地出口，但走私的《洛丽塔》一书却可以合法地进口到美国。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美国的出版商仍然执迷不悟，他们一口认定此书不值得出版。《洛丽塔》只得以删节后的形式在一本叫《船锚书评》的杂志上发表。两年后，终于有一家普南出版社还算有眼光，使《洛丽塔》得以在美国正式出版。又过了一年，英国、法国先后对它开了禁，可是在美洲大陆的阿根廷，它又被“枪毙”了。法庭声称，此书遭禁并非因为其中粗俗、露骨的段落，而是因为整部作品反映出道德的崩溃和人文精神遭到了诋毁。1962 年，法庭再次维持原判。而在新西兰，此书也于 1960 年遭到最高法院的查禁。在非洲，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1974 年，书商要求在南非销售该书的平装本，遭到拒绝。南非出版物董事会直到 1982 年底才把《洛丽塔》从被禁的书单中划去。



第一部

1

洛丽塔，照亮我生命的光，点燃我情欲的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顶到上腭做一次三段旅行。洛。丽。塔。

早晨叫她罗，就简单一个字。当她只穿一只袜子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穿便服时，我叫她罗拉，学校里，人们叫她朵莉，表格的虚线上填的是朵莉雷斯。可是在我的怀抱里，她永远叫洛丽塔。

她之前还有过先来者吗？有的，确实有过。实际上，要不是那年夏天，我爱上了一个稚气未脱的小丫头，也许压根儿就不会有什么洛丽塔。那事发生在海边的一片小小的王国。哦，是什么时候来着？那年夏天我的年龄正好是洛丽塔出生之前的那么多年。可不是吗，要编神话，你尽管可以指望一个杀人犯。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证据第一号便可以使那个六翼天使，那个总是稀里糊涂，传错消息，生着一双高贵翅膀的六翼天使大为嫉妒。瞧瞧这团乱麻吧。女士们。先生们。



我 1910 年生于巴黎。我父亲天性温和，无忧无虑，是像一盘用不同人种基因做成的沙拉：瑞士公民，法兰西人和奥地利人的后代，血管里奔腾着多瑙河的水。等会儿我要给你们看一些印刷精美、闪着蓝光的明信片。我父亲在里维埃拉^①拥有一座豪华的旅馆。祖父和两位曾祖父曾分别贩卖过酒、珠宝和丝绸。30 岁上，父亲娶了一位英国姑娘，登山家杰罗姆·邓恩的女儿，两位多塞特郡教区牧师的孙女。这两位牧师老祖宗分别是古儿科学和风奏琴专家——真让人弄不明白。我那位很上镜头的母亲死于一场天灾（野餐时被闪电击中），那年我才 3 岁。在对遥远过去的回忆中，在脑子里那些空空洞洞和沟沟坎坎里，母亲只给我留下一口袋温暖。这回忆，假如你还能忍受我的文风的话（我是在被监视的情况下写作的），曾被我童年的太阳照亮。当然喽，那逝去的风月给人留下的芳香记忆，你一定全都了如指掌。那花朵盛开的绿篱上飞着的小虫呀，突然闯进来的陌生人呀，夏天黄昏时的山谷呀，还有那让人受不了的热浪，那金龟子。

我母亲的姐姐叫塞比尔。父亲的一位表哥娶她，但后来又甩了她。塞比尔侍候我们一家，就像一位不拿钱的家庭女教师或管家婆。后来有人告诉我，她曾经爱过我父亲。某一个下雨天，父亲随便地占有了她，而雨停之后，他就把这事儿忘了。我很喜欢这位姨妈，尽管她的有些规矩十分严厉——严厉得要

① 里维埃拉，地中海边的旅游度假胜地。



命。说不定她想全力把我造成成一个比我父亲强一点儿的鳏夫。塞比尔姨妈长着一双粉红色眼圈的蓝眼睛，面色如蜡。她写诗，连她的迷信都富有诗意。她说她知道，等我过了16岁生日她就会死，她真的死了。她丈夫，那个浑身散发着香水气的浪荡子，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美国。最后在那儿创办了一家公司，挣下了一份房产。

我长大了，健康活泼，周围是一片光明的世界，充满了图画书，洁净的沙滩，桔子树，友好的狗，滨海林荫道，微笑的面孔。围绕我旋转的是那家棒极了的米兰娜旅馆，这是我个人的天地。这旅馆外边涂成耀眼夺目的天蓝色，里头刷得雪白雪白。从系着围裙擦洗餐具的小厮到穿法兰绒礼服的领班，大家都喜欢我，人人都宠爱我。上年纪的美国老太太拄着手杖听我说话，那模样就像比萨斜塔。破落的俄罗斯公主们无钱付帐给爸爸，却花钱给我买昂贵的糖果。他，我亲爱的小爸爸，带我去划船，骑车兜风，教我游泳、潜水和滑水，给我念《唐吉珂德》和《悲惨世界》。我爱爸爸，尊敬爸爸，每当偶然听到仆人们谈论爸爸的那些女友时，我就很得意，那可是容貌较好、心肠厚道的人儿。她们可真把我当一回事儿，和我说话总是轻言细语，而且一提到我那快快活活的没妈的日子就眼泪汪汪。

我在一座离家几里路的英语学校走读。在学校里我打网球和手球，学习成绩优秀，和同学、老师都相处得挺愉快。我想得起来的性游戏是在我13岁生日之前发生的（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小安娜贝尔之前）。那不过是一场严肃、正派和纯理论性的谈话而已。谈的是学校玫瑰园里发生的一些让人吃惊的事。与我交谈的对象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少年，他妈妈是当时正走红电影演员，可在这三维的世界上，他很少与他妈妈会



洛丽塔

面。我谈了我自己对某些相片的反应，那些相片有明有暗，朦朦胧胧，是我从父亲旅馆的藏书室搞到的那本皮琼著的《人体美》中看到的。这本书被压在像小山似的一大堆印着大理石花纹的《制图法》下面。后来，父亲以他特有的殷勤周到向我提供了他认为我需要的有关性的知识。那是在 1923 年的秋天，送我去里昂读大学预科之前的那个秋天（在那儿我们准备过三个冬天）。可是，唉！那年夏天，爸爸正在和瑞尔太太以及她的女儿周游意大利，我无人诉苦，也无人求助。

3

安娜贝尔和我一样，是个混血儿；一半英格兰血统，一半荷兰血统。对我来说，她的模样，在我认识了洛丽塔之后，就不似从前那样清晰了。人的视觉记忆有两种。一种是在自己心里巧妙地再现出来的，要睁大眼睛（这时候，我就见到安娜贝尔。可以用下列形容词来描述：“蜜色的皮肤”，“瘦瘦的胳膊”，“棕色的短发”，“长长的睫毛”，“又红又大的嘴”）。另一种是一闭上眼睛的就会出现在黑洞的眼皮里面，和你心爱的面孔一模一样的复制品，一个天使和小幽灵（我就是这样看见我的洛丽塔的）。

还是让我先说说安娜贝尔吧。安娜贝尔是一个比我稍大几个月的可爱的小妞。她的父母是我姨妈的老朋友，而且和姨妈一样自以为是。安娜一家租了一座离米兰娜旅馆不远的别墅。秃顶的、棕色皮肤的利先生和肥胖臃肿的、涂脂抹粉的利太太，他们真让我腻味透了！起初，安娜和我只谈些不着边际的事。她总是抓起一把把沙子，然后让它们从指缝里漏下来。我



们的脑瓜里装的全是那年头，我们这伙机灵的、情窦初开的欧洲少男少女琢磨的那些事。并且我怀疑，天才们是否应当多研究我们这些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人感兴趣的東西。诸如网球大赛啊，世界的无穷啊，唯我论啊，等等。还有幼小动物的温柔与脆弱给我们带来相同的痛苦。她打算将来到哪个挨饿的亚洲国家当名护士，而我则一心要做一名大侦探。

我们同时陷入情网，笨手笨脚，不知羞耻，痛苦而发狂地互相爱恋，并且是毫无希望地爱恋。我得加上一句，因为那种需要互相占有的狂热欲望，事实上只能通过相互间灵魂和肉体的完全合一才能平息。可是，我们这一对可怜虫，甚至不能像贫民窟的孩子们那样轻而易举地找到机会来满足我们的饥渴。一次晚上在性急地做了到她家花园相会的尝试之后，我们唯一被准许的私下接触只限于走到听不清喊叫那儿远，但又不得越出海滨最稠密居住区人们的视线。在那儿，趴在柔软的沙滩上，离大人仅几英尺远，整个上午我们都处于一种被阵阵欲望折磨得发僵的状态，充分利用一切空间和时间赐给我们的突然机会来相互触摸。她的手，一半藏在沙子里，会悄悄地向我伸过来，那伸长的棕色手指梦游一般越来越近。然后，她的乳白色的膝盖就开始了一场小心翼翼的长途旅行。有时，比我们还小的孩子们会给我们造成突如其来的好时机，使我们能在足够隐蔽的情况下互相摩擦对方咸味的嘴唇。这种不深入的接触使我们健康而毫无经验的年轻身体处于一种一触即发的状态，以致在清凉的蓝色海水底下，紧紧地拥抱也无法使我们得救。

在我成年之后，在那些四处流浪的日子里，我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其中有一张姨妈拍的快照，照片上有安娜贝尔，她的双亲，以及那位上年纪的、稳重的跛足绅士库柏医生。这



洛丽塔

个老头那年夏天曾向我姨妈大献殷勤。这一群人在路旁一家咖啡店里围桌而坐。安娜贝尔照得不好，照的恰巧是她低头吃冰镇巧克力那一瞬间。我认出她来得凭着她那瘦削的光肩膀和头发中间的分缝。而我呢，坐得离众人远一些，照出来的却是一种戏剧般鲜明的效果：一个闷闷不乐的像甲虫一样褐色的男孩子，身穿一件深色运动衣，一条做工考究的短裤，两腿交叉，侧身而坐，朝一边看着。这张相片是在那个要命的夏季的最后一天拍的，就在我和我的安娜为反抗命运而做的第二次也是第一次失败尝试的几分钟之前。在最最站不住脚的借口掩饰下，我们俩从咖啡馆里溜出来，来到海边，找到一片没有人迹的沙滩。在就在那儿，在某个红色岩石的山洞里，在紫罗兰色的阴影中，我们互相爱抚、亲吻，抚摸她小小的乳房，非常短暂而又极为贪心，只有不知是谁丢下的一副太阳镜做了唯一的见证。正当我跪着，将要进入到我的心上人的身体里的时候，两个长胡子的家伙，老水手和他兄弟，洗完澡从海里走上来，朝我们大声吆喝。那是一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给我们正干的事鼓劲儿。四个月之后，我的安娜贝尔在希腊的科孚死于斑疹伤寒。

4

我一页一页地翻着这些令人伤心的回忆不断问自己，是不是那时候，在那个遥远夏天发出的微光中，就开始产生了我生命的裂缝，或者，我对那个少女的狂热欲望仅仅是以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的序曲？当我试图分析自己的渴望、动机、行为等等的时候，我不得不向追溯往事的想象缴械投降。这种想象以



它无穷无尽的变化，喂养着我的分析力。而这种想象又使我循着自己错综复杂的经历中的每一条线索搜寻，再搜寻。然而，我确信，洛丽塔的事注定要从安娜贝尔开始。

同时，我明白了，安娜贝尔之死给我带来的震动加剧了那年夏天的恶梦给我造成的沮丧，使它成为贯穿我青年时代冰冷岁月的、封锁任何浪漫爱情的障碍。精神与肉体的和谐统一，对眼下这群讲实惠的粗鲁的小伙子们来说简直不可理解。安娜贝尔死后很久，我还觉得她的思想在我的脑子里飞翔。早在我们相识之前我们就曾做过相同的梦。我们比较过自己的笔记，发现我们的思想惊人的相似。在同一年的同一个月（1919年6月），曾有迷路的金丝雀飞进她的家和我的家，而我们两家所在的国度却相距如此遥远。哦，洛丽塔，若是你曾这样爱过我该多好啊！

对我的“安娜贝尔”时期那第一次不成功的尝试，我保留到最后才说。那天晚上，她想办法骗过了全家的恶毒的警惕。在她家别墅后面那片长着提心吊胆的细叶含羞草丛里，在一道矮石墙的废墟上，我们找到了安身之处。透过沉沉夜幕和柔嫩的树枝能看见那些阿拉伯风格的窗户发着亮光。这些窗户被我的记忆的五光十色的墨水着色，现在显得像在玩牌似的——也许因为当时敌人们正忙于打桥牌吧。她浑身颤抖，扭来扭去，让我亲吻着她那张开的嘴角和滚烫的耳廓。一族星星在头顶上发出苍白的光，从那些长长的、薄薄的树叶的黑色轮廓间照着我们。那充满活力的夜空好像和她轻而薄的上衣一样，赤裸裸的。我在空中看见她的脸，异常分明，似乎在发出微光照亮着自己。她的两条大腿漂亮而结实，靠得不太拢。当我的手在它们之间找到了要找的部位时，一种梦幻似的奇妙，一半愉悦，



洛丽塔

一半痛苦的表情，出现在她那孩子般的脸上。她坐得比我高一点儿。每当她在狂喜中亲吻我的时候，她的头就会低下来，这是一个似睡非睡、极其温柔的低头动作，令人心碎。她赤裸的膝盖夹住并压紧我的手腕，然后又放松了。她发抖的嘴唇因为某种神秘的力而扭曲，带着啾啾作响的吸气声挨近我的脸。先用自己发干的嘴唇在我的唇上使劲地来回摩擦，来解除她的爱和苦痛。接着，我的心上人把头发紧张地一甩，一下子退开，然后又悄悄地接近我，让我饱尝她张开的唇。当她慷慨大方地准备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我时候，我的心，我的喉咙，我的五脏六腑，都命令我让她笨拙的拳头攥紧我激情的君王节杖。

我还记得那股爽身粉的味道——我想她一定是从她妈妈的西班牙女仆那儿偷来的——一种廉价的、甜甜的麝香味儿。这味儿搀和着自身的饼干味，使我的感官突然一下子满到了边缘，就在她将我的君王节杖引向地狱之门时候，突然，身边树丛中的什么动静阻止了它们溢出来。我们分开身，紧张地四顾，发现原来是一只到处逛荡的夜猫子，这时传了她妈妈叫她的声。那是一升高的、激动的呼唤，接着，跛足的库柏医生，笨重地跳进了花园。但是，那含羞草丛，朦胧的群星，那激动，那火焰，那甘露，还有那痛苦，永远伴随着我。那海边少女的四肢，炽热的舌头，从那以后就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一直到后来，二十四年之后，我在另一个人身上实现我的安娜贝尔之后，才摆脱了她的魅力。

5

青年时代的岁月，当我寂然回顾它们的时候，就好像一些



苍白的碎片从我身边飞走。正像早晨坐火车，旅客在列车守车后面看到的那些被风吹得直打转的碎纸片。我与女士们的交往十分干净，无可指摘。我这人实在，好挖苦，有点尖刻。在伦敦和巴黎当学生时，只需付钱的女人就够使我满意了。我的学习紧张而细致，尽管收获并不很大。起先，我打算像许多做着成功美梦的天才一样，在精神病学方面拿一个学位，可我比那些天才还要天才。结果，殊死拼搏之后是彻底的筋疲力尽，我心灰意懒，医生来了。于是我又转向攻英国文学，这块地方挤满了众多的倒运诗人，后来他们个个成了穿粗花呢吸烟斗的穷教书先生。巴黎对我的胃口。我和流亡国外的人们讨论苏联电影，我在默默无闻的杂志发表居心不良的文章，我谱写乌七八糟的歌曲：

福伦·冯·卡尔普
会用她的纤手转动门把，
我可不跟着她，弗雷卡也不，
那个傻瓜也不。

我的一篇文章标题为“济慈致本杰明·贝利一封信中的普鲁斯特主题”，使六七位学者笑得肚子疼。我使出浑身解数为一家有名气的出版社撰写一部《简明英国诗歌史》，接着又开始为讲英语的学生们编写一本《法国文学指南》。这件事占去了我的整个“四十年代”——到我被捕时，这本书的最后一卷已编完就绪，可以付印了。

我找到一份工作——给一些成年的法国人教授英语。后来，又有一所男生学校聘了我两年。时不时地，还可以利用在